

高高的土堆上，身披牛皮铠甲的士兵远远看见，大漠深处，一缕孤烟直起；半掩地下的兵营中，戍边多年的老兵一句“娘子不须忧愁”，千里传信，深情难以尽诉……

在刚刚揭晓的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，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赫然在列。随着大量珍贵文物遗存的发掘，这座深藏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荒漠无人区的唐代烽燧，拂去沙尘，重现丝绸之路风采，一个个威武勇猛的唐朝将士迎面走来，向我们讲述历经千年犹“鲜活”的家国情怀……

酷！“黄沙百战穿金甲”

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（以下称沙堆烽）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的荒漠无人区，200多公里的东南方向，就是著名的楼兰故城。2019年至2021年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考古发掘，这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开展的主动性考古发掘。

沙堆烽遗址地处孔雀河北岸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。3年间，考古工作者累计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，清理出房址、木栅栏、水塘等遗址12处，出土文书等各类文物1400多件。

一件件令人惊喜的出土文物，不仅揭示了唐代烽燧基本格局、还原了戍边将士当时衣食住行等方面诸多细节，也明确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在唐代时的名字——沙堆烽。

沙堆烽修筑于沙堆顶部东侧，由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、中部夹放胡杨木垒砌而成。在其西侧黄土中，采用“减地法”掏挖修筑有三间房屋，内有凉炕、灶、柱洞等遗迹，专家初步断定，这是当时的营房。

沙堆烽南侧有土埂、踏步、木栅栏、水塘等遗迹。“水塘中部深，边缘浅且规整，这种水塘，后人称作涝坝水，在西北地区广为沿用。”沙堆烽考古项目领队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认为，水塘的发现，解开了唐代戍边将士、牲畜饮水水源的谜题。

在遗址旁一处背风向阳的斜坡上，考古人员发现一个被沙土掩盖千余年的物品堆，里面埋藏了大量的纸、木、纺织品等遗物，专家惊呼发现了“一座小型档案馆”。

从中还出土了麦、粟、黍、枣核、桃核、杏核等大量农作物标本。“可以发现，这些是戍边将士的主要食物类型，不过，当大量鱼骨、渔网及保存完整的木兽夹被发现后，我们猜测当时食物可能有短缺的情况，需要通过捕鱼猎兽来进行补给。”胡兴军说。

同时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马、牛、驴、骆驼等可作为坐骑的大型动物残骨。有趣的是，狗的骨头也被发现，表明机警忠诚的狗是唐代戍边将士的好伙伴。

红色和棕黄色皮绳、麻绳连缀而成的牛皮铠甲片，历千年仍厚重坚韧，也让后人得以窥见唐朝戍边将士“黄沙百战穿金甲”的风采。



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（左一）与队员整理出土文书（资料照片）。

千年回响 唐朝戍边将士的家国情怀



俯瞰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全貌（2021年6月15日摄，无人机照片）。新华社发

迷！沙堆烽下“掩埋”怎样的史实

“遇见”沙堆烽，“对话”唐朝将士，不仅让人得以了解唐朝戍边将士的衣食住行、三餐四季，详尽再现了他们的工作生活的场景，还揭开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，印证了唐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。

根据碳十四测定等诸多证据，专家推断，沙堆烽的使用年代在公元692年至公元790年之间约100年间。出土文书也显示，沙堆烽遗址为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镇所辖，同时也是一处游奔所治所，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——“楼兰路”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。

胡兴军说，烽和铺都是唐朝最基层的军事建制，游奔所是烽和铺的上级管理机构。唐朝戍守烽燧的士兵被称为“烽子”，他们的首领为“烽帅”，主要工作内容是放烽、巡防。

史料和考古发现表明，烽燧是我国自周代开始建立的边防预警系统之一，唐朝继承并予以完善，主要用以迅速传递边境军情。沙堆烽地处在丝绸之路北（中）道，位置非常重要。

从沙土中捡拾的文书、木简，还出现了众多

鲜少见诸史籍的内容。榆林镇、通海镇、麻泽镇、掩耳守捉、焉耆守捉、马铺烽、横岭烽、猪泉铺等军事设施机构名称，以及楼兰路、麻泽贼路、焉耆路等防御线路名称，“刷新”了今人认知，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记载的空白。

更重要的是，沙堆烽遗址出土的文书绝大多数为汉文书写，也有部分用焉耆文书写，有的文书中还提到“于阗兵”。胡兴军说，这些发现印证了1000多年前汉字一直是当地官方通用语言文字，西域先民与来自中原的将士一道守卫着边疆，共同守护家园安宁。

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，这批出土文书多属于唐代开元至天宝年间，“完整的烽燧遗址被揭露，大量唐代文书及历史文物的出土，说明当时唐王朝的影响力已延伸至葱岭之外，唐代对西域的经营或已达到了鼎盛时期。”
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认为，沙堆烽有力证明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稳固控制，以及对丝绸之路的路政建置的持续维护。

情！历经千年犹“鲜活”

沙堆寂无声，烽火映山河。沙堆烽出土的众多文物中，一份份手抄勋告，是戍边将士万里赴戎机的勇武；一封封信笺墨迹，是边塞官兵“家书抵万金”的牵挂。

沙洲、河州、雍州、岐州、豳州……出土信札中反复出现的这些地名，大约是现在的甘肃、陕西、山西、安徽、河南、河北等地，表明唐朝戍边将士不少来自中原等地区。自安西、北庭两大都护府设立后，他们前赴后继，怀着忠勇为国、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，远离故土，戍边守疆，保障了古代西域安宁和丝绸之路畅通。

专家分析，过去交通不便，一路步行加骑马、骑驴等，将士们从家乡赶到西域，需要数月之久。在吃饭喝水都极为艰苦的荒漠里，他们一守就是多年。出土文书记载，一些战功显赫的戍边将士，不仅得到中央王朝授勋嘉奖，解甲归田后还可以享受特殊优待政策，但他们之中也有人终老都难以返回家乡。

“撩乱边愁听不尽，高高秋月照长城”。对为国戍边的战士来说，爹娘妻儿必定是永远的牵挂。在沙堆烽所有出土的文物中，最让人动容动心的，莫过于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。

“韶春尚寒”“仲夏极热”“秋气渐冷”“冬景既终”……很难相信，如此典雅温润的字句，竟然出自千年之前勇武汉子的笔下。“出土的家书中，很多都会以时令节气开头，饱含着中华文化的含蓄之美，对家人的殷切思念，都托物言表于天气状况。”胡兴军说。

“娘子不须忧愁，收拾麦羊，勿使堕落……”这封家书残片，让参与解读的考古工作者无不深受感动，遥想当年，不知哪位离家在外的将士，以此惦念鼓励家中的妻子维持好生计。“短短几行字，仿佛这个铁骨柔情的汉子就站在了我们面前。”胡兴军说。

艰苦戍边之余，唐朝将士还颇为流行看“小说”。在胡兴军看来，沙堆烽遗址考古成果最大亮点在于出土纸文书、木简883件，是近年国内烽燧遗址出土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。其中，《韩朋赋》《游仙窟》等手抄本残片，是唐代盛行一时的文学作品，同时，也有《孝经》《千字文》等中原传统典籍手抄本。如获至宝的胡兴军说：“把这些文书残片拼凑起来一点点释读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与1200多年前的戍边将士对话。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也由此可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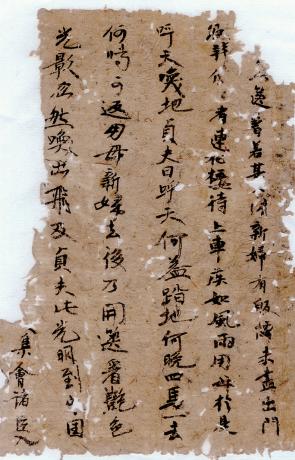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认为，新疆境内的烽燧遗址是中国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国家记忆的重要代表。沙堆烽遗址考古成果是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教材，增强了历史信度，活化了历史场景，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今年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（新疆段）项目正式启动，作为重点项目之一，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的修复与保护工程也将开工。胡兴军满怀热望，“期待这座历经千年的唐代烽燧遗址成为讲述历史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。”

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6日电



出土的铠甲残片。



出土的《韩朋赋》残片。



出土的兽夹。